

昙花一现绽重庆

——追忆女作家萧红在重庆的足迹

罗传会 著



非
外
借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昙花一现绽重庆

——追忆女作家萧红在重庆的足迹

罗传会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昙花一现绽重庆 / 罗传会著. — 北京 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6.12

ISBN 978-7-5068-5950-9

I. ①昙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纪实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71924 号

昙花一现绽重庆

罗传会 著

责任编辑 安玉霞

选题策划 陈思之

责任印刷 孙马飞 马 芝

封面设计 重庆书缘工作室 (023-86803781)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(邮编:100073)

电 话 (010)52257143(总编室) (010)52257140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重庆友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
字 数 217 千字

印 张 10

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978-7-5068-5950-9

定 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小说《昙花一现绽重庆》简言

《昙花一现绽重庆》写的是已故著名女作家萧红，抗战时期在重庆的举动和经历。是一部纪实性小说，共77章节。

该小说按主人翁萧红因武汉被日军侵犯沦陷，而迁往重庆，在途中回忆她以往的生活，和按到重庆后的生活经历时间顺序写的。

该小说着重写萧红在重庆的生活，写她怀着前夫萧军的孩子，因种种原因与萧军分开后，和进步作家端木蕻良结了婚，迁往到重庆，但因从四面八方迁往到重庆的人多，房子紧张难找，然后独自乘船到江津白沙，投奔到朋友白朗住处养身待产。

在白沙居住了近两个月生下了一男婴，不料几天后不幸夭折，萧红因伤心过度想提前出院回到白朗住处，但遭到封建世俗思想浓厚的房东的拒绝，不得已在月子没有坐满就独自冒着冬季的寒风返回到了重庆，并借助在一朋友处。直到端木蕻良在歌乐山云定寺山下找到一处房子，俩人才一同搬进去居住，重新度过婚后的二人世界的蜜月生活。

萧红在歌乐山居住期间，受迁往重庆的日本友人池田幸子的邀请，到大田湾八一路一胡同房子里和池田幸子居住一段时间。这段时间，萧红主要是陪伴已有身孕而丈夫又不在身边的池田幸子，和照顾池田幸子。这段时间里，萧红和朋友说笑，谈文学，谈人生，似乎忘记了爱情带给她的伤痛，和忘记了战争的惊吓与苦难，过的很开心。谁知，不久池田幸子生下了女婴，并且丈夫又回来了，还为她请了保姆，这时的池田幸子却不愿意萧红再去打扰她了。萧红预料到后，重新回到了歌乐山，从此不再下山，不再和朋友往来，而呆在家里独自看书创作，从而创作出了《滑竿》等反映重庆老百姓生活的散文。



1939年的6月份,因日机对重庆的两次大轰炸,导致整座城耗子成灾,歌乐山的耗子成灾,又加上端木蕻良上班很不方便,俩人便决定要另外找房子居住。复旦大学的孙寒冰知道后,帮助他们在北碚黄桷树镇“秉庄”大学教授楼的底楼找到两间房子,让萧红夫妇搬了过去。

俩人搬到“秉庄”居住过着孤寂清静的生活。这期间,因日机又不断地对重庆进行密集的轰炸,使得重庆城几乎陷入了瘫痪状态,而老百姓的生活更是遭到了严重的损害。很多人没有房子居住,就到各处偏远的地方找破旧的房子住着躲避;没有了衣穿,一年四季只穿一身衣服,而且还是打着补丁。而物价又是暴涨不跌,人们过着民不聊生、苦不堪言的生活。以至于,作家们分散居住在各地,大家很难汇聚在一起,朋友之间来往也稀疏了。所以,此时的萧红,只有孤寂地在家,过着无趣的生活。她唯一要做的,就是对以往的回忆,然后就是看书和创作。

萧红是鲁迅的得意学生,先生虽然离世两年多了,但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,仍清晰地在萧红脑海里晃动。于是,回忆先生生前的事迹,便成了萧红主要的事情。快到10月了,想着先生逝世的纪念日就要到了,萧红就开始着手写鲁迅先生的回忆文章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作,萧红终于写出了倍受全国文坛关注的鲁迅先生的回忆文章,并编成了小册子出版。

由于日机后来到北碚不断地进行地毯式轰炸,使得生活在北碚的人们生活不得安宁。萧红见此情景,就和端木蕻良商量,决定离开重庆,然后到另外比较安宁的地方去居住。

俩人经过反复商定后,在1940年的1月17日,俩人乘坐飞机离开了重庆飞到了香港。但不幸的是,因萧红两次的生产而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将息身体,以及因为爱情的不如意伤心伤怀,以及总是不断地搬家游离失所,和日机对重庆的轰炸,使得重庆到处垃圾成堆,耗子成灾,病疫流行,而导致肺病和其它病染身,所以,到香港后不久,一代名作家萧红就英年早逝,享年31岁。

写于2016年11月21日 盛迪亚



目 录

小说《昙花一现绽重庆》简言 / 1	十九 / 89
一 / 1	二十 / 93
二 / 3	二十一 / 96
三 / 5	二十二 / 99
四 / 7	二十三 / 101
五 / 8	二十四 / 106
六 / 10	二十五 / 109
七 / 13	二十六 / 111
八 / 16	二十七 / 116
九 / 17	二十八 / 124
十 / 62	二十九 / 128
十一 / 65	三十 / 130
十二 / 68	三十一 / 133
十三 / 70	三十二 / 137
十四 / 74	三十三 / 141
十五 / 76	三十四 / 143
十六 / 79	三十五 / 145
十七 / 81	三十六 / 150
十八 / 84	三十七 / 152
	三十八 / 155



昙花一现绽重庆

三十九 / 159	六十六 / 266
四十 / 160	六十七 / 268
四十一 / 163	六十八 / 272
四十二 / 165	六十九 / 275
四十三 / 172	七十 / 277
四十四 / 173	七十一 / 280
四十五 / 176	七十二 / 283
四十六 / 178	七十三 / 287
四十七 / 182	七十四 / 292
四十八 / 185	七十五 / 295
四十九 / 187	七十六 / 298
五十 / 190	七十七 / 303
五十一 / 194	后记 / 305
五十二 / 197	
五十三 / 199	
五十四 / 202	
五十五 / 205	
五十六 / 209	
五十七 / 211	
五十八 / 213	
五十九 / 220	
六十 / 222	
六十一 / 225	
六十二 / 227	
六十三 / 257	
六十四 / 259	
六十五 / 264	



昙花一现绽重庆

——追忆女作家萧红在重庆的足迹

一

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，在汉口的特三区（原来曾经是租界）的临时避难所，也是当时“文协”的暂时办公之处，当日机一阵狂轰滥炸离去3个小时后，罗荪、冯乃超的妻子李声韵，还有萧红，正围坐在桌旁吃午饭。

桌子上有牛肉、包菜、土豆和番茄、面包，另有一锅汤。看得出，这是一顿丰盛，而又富有风味的午餐。

“罗荪，你的妻子周玉屏在外面工作赶不回来，还有冯乃超也是，不然，这顿饭应该是热闹的。”突然，萧红面带愁色地说道。

“就是。”罗荪和李声韵几乎同时附和着说。

“他们在外面吃回不来，这有什么法呢？还是我们三人吃吧。”罗荪接着说道。

萧红又说：“这日机轰炸武汉，吃顿饭都让人担心的。”

听到萧红这样说，三人沉默着不说话了，只顾自己吃饭。



三人一边吃着菜、面包、喝着汤，一边满脸愁云地各自思量着，对这顿午餐，看得出来他们是那么的留念，而对未来又是那么的期待。

三人说话很少，大多时候都是沉默着。

饭后，萧红起身离开饭桌，因她已有近7个月的身孕，正挺着大肚子，先离开饭桌走到一处的罗荪招呼萧红坐进沙发里，他自己就在萧红旁边隔一小段距离处坐下。李声韵最后起身，她则坐在两人对面不远处的方凳子上。

三人坐定后，就开始闲谈起来。

此时，心里有些愁绪的萧红，摸出衣兜里的打火机，侧身在沙发旁边的小桌上拿起香烟来抽出一支，然后，一边把一包香烟放回小桌上，一边又把抽出来的一支烟放到嘴上含着，左手夹住香烟，右手“啪！”的一声打燃打火机，点燃了香烟。她放下打火机，换着右手来夹着嘴边的烟，并开始慢悠悠地吸着。

当她吸了一口，右手夹住烟把烟拿开，然后嘟着嘴慢慢地把吸进嘴里的烟雾吐出来时，顿即，烟雾在她眼前缭绕开来，并绕着慢慢往上升，向四处扩散去。

当烟雾在萧红头上慢慢缭绕之际，她看了一眼对面的李声韵，然后，半眯着眼睛说道：

“人是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的。”

烟雾散漫在萧红的头顶，在她面前飘散着，虚虚渺渺的，恰如增添了她那期待的幻想景色。

“即使是面对日常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，也应该有着可靠的理想才是。”萧红斜靠在沙发上，右手夹着香烟，仍眯着眼睛继续说道。

坐在面前的李声韵只是听着，思考着，却没有说话，但脸上是挂着满脸的微笑。

“那么，我们就来谈谈我们的最小的理想吧。”斜躺在长沙发上的罗荪，眼睛盯着地上，听着萧红不紧不慢的诉说。实际上，他此时正在享受这片刻的悠闲，不一会，他突然坐正身子来，看一眼萧红，又看一



眼李声韵说道。

罗荪在说这句话时，心里同时又在想：坐在这沙发上让人真感到有些惬意，可惜，这是租来的，而且，我们很快就要和它告别了。

“我提议，我们到重庆以后，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，你们赞成吧？”萧红突然瞪大眼睛，闪亮着，同时她坐正身子挺了一下胸，并吹散了面前的烟雾，显出有些激动地说。

“文艺咖啡室？”李声韵和罗荪听了，相互对望一下后几乎同时惊讶地看着萧红问道。

二

却说萧红看着二人惊讶的样子，就面带微笑地、轻轻地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！唔。”李声韵从惊讶中醒悟过来后微笑着，而且点着头，对萧红的提议她表示了赞成。并又说道：“那你做老板，我当伙计，这样好吧！”

大家听了李声韵说后，都“哈！哈！哈！”地大笑了起来。

但是萧红突然一本正经地说：

“这件事我说的是正经事，我不是说玩笑的。你俩想一想，我们的作家是不是生活太苦，是不是需要有调剂。而且，我想了想，我们的文艺咖啡室一定要有最漂亮、最舒适的设备，比方说：灯光、壁饰、座位、台布、桌子上的摆设、使用的器皿等等。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要具有美的标准的。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，使所有来的客人都能得到很好地休息，很好地放松，很好地享受这高雅的氛围，并自由地交流，自由地交际。哦，总之，这个地方可以使作家们感觉到是最佳休息之地。”

萧红说完这个设想之后，把夹在右手上的烟递到嘴边，并满满地吸了一口烟，然后又把它拿开，嘟着嘴把里面的烟雾远远地喷了出去。

等萧红说完，罗荪和李声韵都沉默地思量着萧红说的话，萧红此时也停止了说话。于是，三个人都沉默在萧红这个美丽的计划中了，并仿佛都在心里想道：必须布置一间精美的起居室，这里要搜集世界的



顶级文学名著，以备作家们的浏览，还要在壁间悬挂世界的名画……

“这不就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之地了吗？”罗荪沉默一会儿，突然昂起头来看着萧红问了一句。

“可以这样说。”萧红很肯定地回答，“要知道，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，正如同现实主义，并不排斥浪漫主义一样，而现实和理想都需要互相作用的——”

“哈！哈！哟！理论家又来了！”李声韵突然独自笑起来道。

“你们看见有一天报纸的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么？题目叫《灵魂之所在咖啡室》，说在马德里有一家太阳报，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，是专门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的。在咖啡室的四壁都是壁画，上面画了五十几位欧洲古今的名人，有王侯，有文学家，有科学家和艺术家。而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和精神。这些生动的壁画，可以使它的顾客沉湎于这万世不朽的、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里，由此顿起向上之心来。你们看，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要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？”萧红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。

兴许是萧红说得兴奋了，只见她脸颊上涂上了两片红云，这兴奋并微微引起了她的一点呛咳。那兴奋的样子，完全有如那座灵魂之所在的咖啡室，已经摆设在她的眼目前了一般。

可是，她一会儿沉默了下来，显然她有点疲倦了，她开始让整个身子陷入沙发座位中，并把视线射向天花板。此时，她也不吸烟了，她尽让那卷烟夹在手中，发条地升上缕缕青灰的雾丝线来。

休息了片刻，萧红没有改动她的姿势，就又轻声地继续说道：

“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，而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，还得由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！”

“我完全赞同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到‘美丽’去安顿一下我们的兴奋的灵魂吧。”罗荪笑着半开玩笑地提议道。

“不，现在很累，还想在这里休息一下。”萧红与李声韵两个几乎同时幽默地说着。两人的幽默相又似乎被这美丽的计划迷住了，得先歇



一歇才是。

“我们离开武汉，到重庆去，那么，你在这里睡在过道上的生涯就结束了。”李声韵歇了一会儿看着萧红突然微笑着说道。

罗荪也看了一眼萧红，然后看着李声韵说：“她逃到这里来时，这里已经人满为患，她连睡在这过道上也不计较了。”

萧红听了，本想说什么，最后却没有说出来。

三人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。

没过两天，萧红和李声韵到重庆的船票终于买到了，在上船前，两人和来送行的人，以及罗荪在河岸上又谈起了“文艺咖啡室”的事。萧红蛮有兴致地对送行的罗荪说，她和李声韵两个到重庆后就负责去筹办，这件事是一定要实现的。

三

萧红和李声韵在上船前，回头望了一眼凄凉的武汉，又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只见天空中团团黑云乱飘，如猖狂的野兽在乱窜着一般。

“这是个可怕的地方！”萧红轻声地呼了一句，就和李声韵急匆匆地上了小轮船。

萧红和李声韵在小轮船上寻到一处靠窗的位置坐下，只一会儿工夫，两人就看见船上装满了人。这装满人的船顿时拥挤不堪，人们各自提着或抱着大包小包的包裹。萧红还看见，在人们的脸上，除一脸的焦虑和无助外，就都睁着惊慌失措的眼神，他们显得是如此的不安，仿佛都希望这时小轮船能够尽快地离开这可怕的地方。人们当中，大多数都沉默不语，只有少数人在焦急地低头窃窃私语。而妇女们更是焦躁不已，她们不时地看看外面，不时地尖着耳朵听，好像生怕天上又有日机飞来丢下炸弹。在她们身边的孩子们，又都张着嘴大声地哭闹，她们无法说服孩子们能够止住那伤心的哭声，只是轻声地哄道：“不要哭，日本人的飞机又飞来了。”有的孩子听了，立马止住了哭声，并睁



着一双惊恐的眼神，向外面看着。

见此情景，萧红心里阵阵难受，就面对李声韵说了一句：“日本人真是可恶！我们世代都会记住他。”然后，扭过头去就面对滔滔河水一阵沉默。

当小轮船鸣叫着终于离开码头时，萧红看着正在被摧残的武汉，心里呼道：“再见了！武汉，我多么不想离开你。我希望你早日恢复平静，早日恢复安宁，到那时，我又就回来了。”

“我们终于离开武汉了，声韵，我多么不想离开这里呀！其实，我们都不想离开的，对吗？”萧红回过头来对李声韵说道。

见萧红满脸忧伤，心里难受不堪的样子，李声韵心想，萧红怀有身孕，应该跟她说说其他的话来岔开，不然会影响她身子的。

李声韵说：“田汉和安娥不是也要到重庆么？怎么没走？”

“船票不好买，另外他们手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，恐怕要拖一段时间。”萧红看着船外滔滔河水，一手撑着下巴，一手轻轻地抚摸着大肚子说道。

“高原好像给你关系很好，不知他那天是怎么找到‘文协’来找到你的？”李声韵突然又这样问萧红。

“高原和我是在1929年就认识了，我们算是老朋友。他那天从延安来武汉，他要找‘文协’组织关系人，他东问西问，才打听到《七月》杂志处问胡风，才问到我的。”萧红回答。

萧红继续说道：“他那天来时，我穿着一件夏布长衫，正坐在楼梯边过道上的地铺上了，旁边摆着一盘未燃尽的蚊香。那天天气很热，我们两人便席地而坐聊了一会儿。不知高原是听谁说的，说端木蕻良脸上有明显的天花疤痕，他想看端木，我没有告诉他端木已到重庆了，于是，我就拿出自己和端木的合影给他看。说实在的，端木在大家心里的形象，使我极不自然，亦不愉快，高原和我谈他时，我也并不热心想真正和他谈论端木的，因为我知道，高原对我和端木结婚也有看法。”

萧红说完，低头沉默不语。



四

却说萧红沉默一阵后说道：“后来，高原好像发现我囊空如洗，离开时他便把他自己身上仅有的5元钱也留给了我，并在心里猜测端木可能已经不在我身边了，可能已经离开武汉了，只是不知道到了哪里，否则，我现在不至于如此困窘。高原见我如此情形，看得出，他心里十分沉重，他原来是极力反对我和前男友萧军分手的，可我已经决定和萧军分手了，已经无法挽回了，对此，他还对我颇有些怨言。现在，又见我处于如此落魄状况，不免又开始责怪我来，说我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不加思考，太过于轻率了，而且又不注意政治影响，又不考虑后果，说我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，而且还说我以后会后悔的。我知道，自己和端木的结合，一直不被朋友们看好和理解，这本来就是我的心痛，甚至后来在朋友圈里，埋怨我的决定草率的声音也始终存在，这更让我不知如何是好。唉！现在高原又把我这个私人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，更是令我难堪，我不知从何解释了。

其实，面对高原埋怨我激动的情绪和生硬的语气，我本是很不以为然的，我还说了高原几句，说他从延安回来，就学会几句政治术语了，就会训人了。

后来，我们两人的闲谈最终不欢而散。即便如此，因他毕竟是我1929年认识以来的好友，我很欣赏他写的诗，我曾在写诗歌上还请教过他呢，我们几乎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，我们相互也从来不计较什么。所以，那天我们虽然谈的不欢而散，可后来，他一有空时，仍不时前来看望我。白天武汉常遭空袭，我们多在宁静的夜晚，一面沐浴着江风，一面又面对那些点点渔火畅言。”

“他给你5元钱，5元钱能顶什么用呢？”等萧红谈完，李声韵看了一眼河水，扭过头来埋下头低声说了一句。

萧红说：“当然顶用了，你知道吗？高原给我的5元钱，在我身上并



没有留存多久。一天，因当时诗人蒋锡金也住在这里，楼下几个人一面喊着蒋锡金的名字，一面上楼来要他请客到冷饮店饮冰水。锡金听了愁着脸支吾着对他们说身上没钱，说如果他们当中有谁请他的话，那么，他很乐意去，结果大家商定凑份子。我正睡在过道的地铺上，听到他们如此后，就费力地一骨碌从地铺上爬起来，连忙说：‘我有钱，我有钱，我来请你们！’于是，一行人听了，就高高兴兴地跟着我来到胡同口一家新开张的饮冰室。我还对他们说：‘大家要吃什么，随便要’。他们各自都要了刨冰、冰激凌和啤酒，一共花去两元多。过后，我从手提包里拿出那张五元的钞票付账，女侍者给我余钱，我还摆摆手说：‘不要了！’那女侍者听了，急忙向我连连道谢呢。大家吃开心了，出来随即就作鸟兽散。

回来路上，锡金一路埋怨我太阔气，说我大手大脚地花钱。我回答说，反正这也是最后的钱，留着也没用，花掉它就要花个痛快。锡金批评说我太没道理，并告诉我，说那日军不过在田家镇暂时按兵不动，一旦发动进攻，武汉危在旦夕。我说：‘那两元多钱留着也是什么作用不起，反正你们有办法，我也有办法。’锡金听了哭笑不得，转而认真地对我说：‘最紧张的时候，我可能人在武昌，如果一旦发生战争，江上交通一旦断绝，我能顾得上你吗？’我不以为然地回答道：‘人到这一步田地，发愁也没有用呀，反正不能靠那两元多钱生活！’”

萧红说完，望着李声韵浅浅地笑了一下，又把眼睛转向望着河面。

五

见萧红看着自己浅笑了一下，又望向河面，李声韵也跟着望向河面沉默着思量了一小会儿。

“我认为蒋锡金说的不错，你也真是，不知怎样说你才好，有了钱就大手的用，从不顾自己的后果，如是我就不会这样花销的。”李声韵思量着沉默了一小会儿后，把眼睛收回看着萧红这样说道。



“不过，这蒋锡金是个好人，这点，我和冯乃超都肯定的，他和冯乃超一起合编《战斗》旬刊时，冯乃超说他肯帮助朋友，只要你把文章拿来，他都会给你编出来刊上去，从不说这个文章写得不好，那个文章写得不怎么样。”李声韵又道。

“谁说的不是，我走之前，他见到我挺着大肚子，又是即将生产的笨重身子，就担心不已，而战局越来越紧张，武汉三镇随时不保。锡金心想战争一旦打起来，我身无分文非常危险，于是到生活书店找曹谷冰借出100元，又去读书生活社找黄洛峰借出50元，并向他们说明是代我借的，将来由我用稿费还钱；说假如我不还，就算是他锡金自己预支的稿酬。后来，他把钱交给我时，向我说明了钱是如何如何借来的，要我好好保存，以备逃难的时候专用，还一再吩咐我不许乱请客了！我见他如此对我这个朋友诚心，就只好苦笑着收下。可是锡金还是不放心，觉得我这样子待在武汉实在不妥，又找你夫君冯乃超商量，尽早想办法把我送走，他为我做这些事情，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。”萧红满脸笑容地说道。

但李声韵看见，只一会儿，萧红又收住了笑容，又是满脸的愁绪。李声韵知道，不久，锡金就和叶君健结伴去了广州，临行那天中午，冯乃超、罗荪、萧红等人在江边一家酒楼上还为他饯了行，然后一直送他到徐家棚车站的渡口码头，离别时，众人都各自心怀难受。是啊！战乱中聚散无常，大家都有些不舍，锡金离开武汉后，和萧红就此再也没有相见过，真所谓“江干一为别，世事两茫茫。”

两人就这样一会儿喜悦地，一会儿哀叹地，一会儿沉默地摆谈着。这时，小轮船已是离岸有些远了，船舱里的人们稍微安静了下来，脸上也都露出一丝庆幸，仿佛，危险已离他们远去，不用担心日机飞来丢下炸弹拼命跑着躲藏，不用愁自己的人身安全了。然而，有的小孩子虽然躺在母亲的怀抱里熟睡了，但有的仍然在有一声无一声地哭叫着要回家。到了晚上，船摇着，人们也都十分的疲倦，都站着挨着船壁，或坐着相互挨着，或抱着自己的包裹睡着了。当然，有座位的，就背靠着座



椅仰着睡着了，如是靠着船窗坐的，就一只手撑着头睡着了。夫妻之间的，情侣之间的，相互抱着也睡着了。

夜很深了，李声韵也支撑不住，一只手撑着头，也睡着了。而萧红因怀着身孕，虽然也感十分的疲倦，可她怎么也睡不着。她望向外面，只见外面漆黑一片，只看见山形起起伏伏的，偶尔也看见岸上点点星火，而河水习习地响着在不停地流淌。小轮船“啪！啪！”地响着努力地往上游开去，它撞击着河风，使得从耳畔经过的河风“呼！呼！”地鸣叫，这鸣叫声，在这漆黑、寂静而空旷的夜里，犹为的刺耳。而此时腹中的胎儿好像理解妈妈此时的心情，在腹中轻轻地舞动，想要和妈妈摆谈什么，萧红不由地用左手轻轻地抚摸着挺着的肚子，右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，心里想着这次到重庆，去和已先到重庆的新婚夫君端木会合，脸上现出了一丝复杂的表情，不知不足中，就迷迷糊糊地似睡非睡了。

六

第二天一早，东方还刚发白，小轮船里就开始慢慢地活跃起来了。醒来的人们纷纷到轮船的一角落处去洗脸漱口，然后接一杯开水回来，一边吃自己带的简单的食物，一边喝开水。小孩子有的还在母亲的怀里沉沉地睡着，醒来的小孩子则懒懒地躺在母亲的怀里，睁着一双忧愁而好奇的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们，而母亲抱着孩子看着一处只是沉默着，仿佛在想着心事，又仿佛在等待其他人忙完洗刷后，自己再去。

萧红早已醒来，这时她看见船舱里，来回走动的人都相互侧身小心走着，坐着的人不能随便舒展姿势，只是不住地扭着头躲着害怕被踩着的身子，然后看见密密的长腿从自己身边跨过。一夜过后，船舱里各种气味又混杂着出来，很浓，很怪。因人们活跃起来了，一些嘈杂的声音开始了，有小声说话的，有大声说话的，有骂日本人的，有埋怨当今政府的，有满脸愤怒着说要上前线去消灭日本人的。小孩子醒来清